

[文章编号] 1671—8178(2015)01—0072—04

明清时期宿迁地区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胡梦飞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明清时期宿迁地区黄运交汇,既是漕运和河工重地,也是金龙四大王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宿迁金龙四大王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宿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清代国家祭祀金龙四大王的重要场所。在隆重祭祀的同时,清代官方还不断对其敕加封号。金龙四大王庙宇在为清代国家提供祭祀场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往来漕军及沿岸民众的祭祀需求,因祭祀而产生的庙会活动对当地民众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明清;宿迁;漕运;河工;金龙四大王信仰

[中图分类号] K248;K249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是一个河流密布,湖泊众多的国家,由于水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自古以来关于水神的信仰和崇拜就极为普遍,水神信仰更是在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明清时期的宿迁为黄运交汇之地,漕运繁忙,河工频繁,兼之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万历《宿迁县志》称宿迁:“北瞰泰岳,南控江淮,西襟大河,东连渤海,盖两京之咽喉,全齐之门户也。”^{[1]871}康熙《宿迁县志》记载宿迁:“西望彭城,东连海濫,南引清口,北接沐沂,盖淮扬之上游,诚全齐之门户,七省漕渠咽喉命脉所系,尤匪细也。”^{[2]55}嘉庆《宿迁县志》称宿迁:“北带漕渠,西襟黄水,东临榆沐,南引清口,淮海上游,水陆冲要。”^[3]黄河和运河的流经使得宿迁地区水神信仰极为盛行。在漕运和河工的刺激下,明清时期宿迁境内出现了包括金龙四大王、天妃、晏公在内的众多水神。在众多的水神中,又以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最具有代表性。

一、金龙四大王庙宇的设置及分布

金龙四大王为明清时期盛行于黄河和运河沿岸

的水神,关于其由人到神的经历及显灵事迹,明清官方史料和文人笔记中多有记载。谢绪,南宋诸生,杭州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安溪村)人,东晋太傅谢安之后,谢达之孙,兄弟四人,谢绪排行第四,秉性刚毅,以天下为己任。咸淳七年(1272年),两浙大饥,尽散家财以赈之。谢绪知道南宋将要灭亡,于是在祖先墓地金龙山上修建望云亭,隐居不仕。南宋亡,他北向痛哭不止,叹曰:“生不报效朝廷,安忍苟活。”作诗明志,吟毕,赴水死。明太祖朱元璋与元将蛮子海牙战于徐州吕梁洪,元师顺流而下,明军将溃,太祖忽见空中有神披甲执鞭、驱涛涌浪,河忽北流,遏截敌舟,震动颠簸,旌旗闪烁,阴相协助,元师大败。太祖夜梦一儒生,告之曰:“余为宋会稽谢绪也,宋亡,赴水死,行间相助,用纾宿愤。”太祖嘉其忠义,诏封为“金龙四大王”。金龙者,因其所葬地也;四大王者,从其生时行列也。因其具有护佑漕运、御灾捍患的功能,多显灵于漕运和河工危难之时,故不断得到明清官方的加封。景泰七年(1456年),采纳左都御史徐有贞的建议,建金龙四大王祠于沙湾。隆庆六年(1572年)六

[收稿日期] 2015-01-27

[作者简介] 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2级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月,派兵部侍郎万恭前往鱼台致祭,正式敕封河神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天启四年(1624年),因护漕有功,加封其为“护国济运金龙四大王”。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敕封河神金龙四大王,加“弘佑感应”四字。清朝建立后,基于漕运的重要性,更是不断对其进行加封。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清朝历代皇帝不断给金龙四大王敕加封号。至光绪五年(1879年),金龙四大王最后的封号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佑国济金龙四大王”,达44字之多。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崇祀金龙四大王的庙宇遍布黄河和运河沿岸地区。

明清时期宿迁境内先后建有五座金龙四大王的庙宇。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南,明知县宋伯华建。康熙二十四年,总河靳辅改建于城西南堤上,有敕祭文。又大王庙一在中渡口,一在东关,一在小杨庄。”^{[4]423}此外,皂河龙王庙祭祀的主神也是金龙四大王。五座金龙四大王庙宇中,以城西南运河东岸的金龙四大王庙和皂河龙王庙最为有名。

宿迁城西南金龙四大王庙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万历《宿迁县志》记载金龙四大王庙:“在新治西南,隆庆辛未,兵备道冯敏功、知县宋伯华督工,耆民刘鏊等建,春秋二仲月致祭,住持陈惟忻。”^{[1]898}康熙《宿迁县志》卷四《典礼志·祠庙》详细记载了金龙四大王庙修建的经过及其建筑布局:“隆庆辛未,兵备冯敏恭、知县宋伯华建。万历辛卯灾,参政郭子章、知县聂鏊重建。万历丙申,知县何东风重修。入本朝,圯于河,康熙二十四年,总河靳辅捐资委原任宿迁丁艰、知县胡天龙改建于城西南堤上。大殿五间,勇南王张将军、九龙将军配祀,东廊房五间,西廊房五间,东西耳房各二间,戏楼三间,东西二门。御制看河阅工诗碑亭一座,门楼一座,红围墙一周,前木栅一周,木坊三座,影墙一座。”^{[2]141}

皂河龙王庙,原称敕建安澜龙王庙,位于宿迁河镇。皂河龙王庙建立的具体时间,有多种说法,较为统一的说法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安澜龙王庙:“在县西北皂河镇,康熙中建,雍正五年奉敕重修。”^{[4]424}皂河龙王庙内保存有一块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重建火神庙石碑,碑文云:“里中父老云戊子季春……公昏夜鼓棹黄河,自徐邳□□□见岸上仪从甚多,八座鼓吹,如人

间贵官,询之曰火德星君□□□□盖下一长吏□□□,天将明,旌旗冉冉入河神庙门,公遂登岸入庙,惟见火神遗像在焉。”河神庙创建时间虽不可详考,但却表明康熙六十年(1721年)之前此地就已有规模较大的河神庙宇,且庙中附祀火神。皂河龙王庙虽名为龙王庙,但祭祀的主神为金龙四大王谢绪。雍正五年(1727年),河道总督齐苏勒修庙奏疏云:“臣谨查江南黄河一带所建龙王庙宇甚多,或地处沮洳,或庙貌狭小,均不足以壮观瞻,惟宿迁县西皂河之庙地势高阜,四面宽敞,庙貌轩昂,且介于黄、运两河之间,与朱家口相近。”^{[5]112}乾隆元年(1735年)御制祭文也记载:“江南宿迁县之皂河庙祀显佑通济昭灵效顺黄河之神由来久矣。其地前控大河,后临运道,洪流湍波,远近奔汇,号称最险,奠厥民居系神功是赖,而祠宇岁久日圯,弗称祀典,爰允河臣之请,特发帑金鼎新神庙,经始于雍正五年五月内,落成于是年十一月。”^{[6]32-33}皂河龙王庙修成后规模宏大,齐苏勒奏称:“大殿添新补旧,复加修整,并改造大门、仪门、配殿,廊房外面通砌围墙,修造钟鼓楼以及建立牌坊,盖造东西道院。”^{[5]113}所需费用由户部动用内帑抵销。雍正六年(1728年),淮徐道康弘勋于睢宁工次堵筑漫口之际,“屡见神明显佑,若式若凭,陡遇工险,随祷辄应,彼时立愿酬神,无以图报,今江南、浙江两处俱荷皇恩,敕建祠宇,气象辉煌,永昭祀典”,情愿自捐家资三千两,“以一千五百两交付江南宿迁县,以一千五百两交浙江钱塘县,各于庙工附近处所凭公置买田畴,以备朝夕香火、不时修葺之用。”^{[5]122-123}雍正皇帝批复曰:“庙宇工程出于朕之诚意,毋庸捐助置买田地以为香火之资,康弘勋既有此愿,自属可行。”^{[5]123}此后,皂河龙王庙被列入清代国家祀典,官方对其尊崇有加。

二、金龙四大王信仰盛行的原因

南宋初年,黄河夺泗入淮,原来流经宿迁的泗水河道被侵夺成为黄河河道。由于黄河的流经,明清时期宿迁境内黄河水灾频发。康熙《宿迁县志》记载:“河之浸淮自汉,并淮则始于宋,自元迄明,几无宁岁,加以运道所经,民生益汲汲焉。宿虽小邑,被害尤剧。”^{[2]33}“自黄河并淮以后,筑堤建坝,防险塞决,迄无宁岁,遂为官民大累。”^{[2]60}明隆庆四年(1570年)秋九月,“河决小河口,损漕船八百余艘,溺漕卒千余人,失米二十万余石。”^{[2]319}隆庆六年(1572年)

七月,“黄河暴涨,自徐碭至淮扬一夕深丈余,下流皆成巨浸,山阳、盐城、安东、邳州、睢宁、宿迁、桃源被灾尤甚。”^{[2]319-320} 万历十八年(1590 年)至二十年(1592 年),“岁有河患,邳州、宿迁之民漂溺不可胜计。”^{[2]320}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六月,邳宿大水,溺死人畜无数。天启六年(1626 年)七月,河决匙头湾,灌骆马湖,淹没田庐无数。康熙十四年(1675 年),河决蔡家楼。康熙十五年(1676 年),河决白洋河于家冈。康熙十六年(1677 年),河决杨家庄。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六月,河溢徐家湾、萧家渡。频发的黄河水灾给明清漕运和宿迁地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官方和民间在治理水患的同时,往往也会乞求神灵的保佑。

明清时期宿迁是运河治理和运道变迁最为频繁的地区。元明时期,宿迁黄河河道长期被用作运河河道。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元开会通河,邳宿遂为运渠,河运为一。”^{[6]827} 明代中后期黄河水患下移,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构成了对漕运的严重威胁。为避黄保运,天启、崇祯年间相继在宿迁及附近地区开凿了通济新河和顺济河。“崇祯末年,运道溯宿迁大河改出董家沟口,循顺济河西北达洳河。”^{[6]830}

清朝建立后,沿用明末运道。“国朝定鼎燕京,岁漕东南四百万石,由黄河进董口,经洳河以达京师。”^{[6]830}“康熙初,粮艘抵宿迁,由董口北达。后董口淤塞,遂取道骆马湖。湖浅水面阔,纤缆无所施,舟泥泞不得前,挑掘舁送,宿邑骚然。”^{[7]3773} 康熙十九年(1680 年),总河靳辅奏开旧皂河,“上接洳河,下达黄河,漕运便之。”^{[7]3773} 康熙二十年(1681 年)七月,“黄水大涨,皂河淤淀,不能通舟。众议欲仍由骆马湖,辅力持不可,亲督挑掘丈余,黄落清出,仍刷成河。随闭皂河口拦黄坝,于迤东龙冈岔路口至张家庄挑新河三千餘丈,使出皂河,石礮之清水尽由新河行,至张家庄入黄河,是为张庄运口。”^{[7]3773}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靳辅“以运道经黄河,风涛险恶,自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粮船北上,出清口后,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以避黄河百八十里之险。”^{[7]3773-3774} 从此,运道历二百余年而不变,宿迁运河和黄河彻底分离,黄河对宿迁运道的危害也大大减轻。

明清时期宿迁为黄运所经,漕运为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河工更是关系国计民生,为保持漕运的畅通,同时兼顾民生,明清国家在宿迁境内所实施的黄

运河工极为频繁。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金龙四大王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

三、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功能及影响

宿迁金龙四大王庙建成后,成为清代国家祭祀加封金龙四大王谢绪的重要场所。《清通典》卷 44 记载顺治三年(1646 年):“封浙人谢绪为显佑通济之神,庙祀江南宿迁县。”^[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84 记载:“顺治三年,以黄河着异,加封浙人谢绪为显佑通济之神。宋末人,行四,读书金龙山,故俗称金龙四大王,庙祀江南宿迁县。”^[9]

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南巡时,下令“宿迁等县黄河金龙四大王庙皆入春秋祀典”。^[10] 乾隆十六年(1751 年)南巡,乾隆帝遣刑部侍郎钱陈群致祭于宿迁西堤金龙四大王庙。皂河龙王庙载入清代国家祀典后,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五次取道皂河诣庙拈香祭祀。同治年间,由于水患严重,更是不断对宿迁金龙四大王进行加封。

表 1 同治年间加封宿迁金龙四大王封号一览表

时间	加封原因	加封封号	资料来源
同治二年(1864 年)	神灵显应	敷仁	《清穆宗实录》卷 81
同治四年(1866 年)	神灵显应	保康	《清穆宗实录》卷 161
同治五年(1867 年)	神灵显应	赞翊	《清穆宗实录》卷 178
同治六年(1868 年)	神灵显应	宣诚	《清穆宗实录》卷 201
同治七年(1869 年)	神灵助顺	襄猷	《清穆宗实录》卷 227
同治七年(1869 年)	神灵显应	辅化	《清穆宗实录》卷 238
同治七年(1869 年)	神灵显应	灵感	《清穆宗实录》卷 241
同治八年(1870 年)	神灵显应	德庇	《清穆宗实录》卷 266

金龙四大王庙宇在为明清国家提供祭祀场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沿岸民众的祭祀需求。万历十九年(1591 年),参政郭子章督漕至宿迁,见当地金龙四大王庙破败不堪,次年再至时,与宿迁县官员及地方民众重修庙宇,其所撰《宿迁县金龙四大王祠记》云:“明年,予复至,捐金倡之,于是诸漕艘道祠飨神者争醵金焉。宿迁令南城聂君复倡之邑,于是钟吾、下相、环郭内外商氓入庙飨祀者争醵金焉。”^{[2]232} 在郭子章和知县聂鉉的倡议下,民众慷慨相助,庙宇得以重修。

宿迁东关金龙四大王庙内供奉有靳辅塑像,因时常显灵,护佑漕运,故倍受往来漕军的崇祀。嘉庆三年(1798 年)三月,靳辅曾孙、松江府押运通判靳

光寰在其所作碑记中记载:“宿迁县城外东南圩运河之西岸,有金龙四大王庙。中供大王像,左供张老爷像,右供先曾祖文襄公像,旁列侍者二人。庙之建不知起自何时,而文襄公像则江西各帮官丁塑以供奉者。相传康熙年间,江西粮船渡黄时已深夜,遇风几危,莫知所向。遥望前船桅上有灯,仿佛总河靳字随之行,始得入中河口。前船与灯倏皆不见,因塑像于庙中以报德嗣后。乾隆四十七年间,河水盛涨,庙之山门前殿尽付洪流,惟文襄公像屹然不动,人惊异之。水退后,遂移于后殿,即今之奉龛所也。凡此异迹灵应,钟吾父老至今犹津津乐道之。……粮艘官丁庙貌,以崇之塑像以传之。……每年押运北上,入庙瞻依,焚香肃拜,敬念先人之遗泽孔长,而寰之年年督运安流,免致陨越者,皆仰赖文襄公之庇佑。”^[11]

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存在对当地民众社会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皂河龙王庙会为数百年来皂河及其周边地区群众自发参与的一项民间祭祀民俗活动,庙会的起源和运河有密切的关系”^[12]自清代以来,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八、初九、初十这三天,为宿迁皂河龙王庙庙会之日。其中正月初八为焰火日、初九为正祭日,初十为朝山日,届时众多民众纷纷前来敬香祭神,祈求风调雨顺,河水安澜。每年的庙会上既有曲艺、杂技、民俗表演等文化展示活动,也有各种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买卖交易活动,可谓盛况空前。庙会风俗几百年来从未中断,一直沿袭至今。笔者2015年1月中旬曾前往宿迁皂河龙王庙考察,据世代居住在龙王庙旁边的84岁的许怀义老人介绍,民间称龙王庙为“大王庙”或“皇太庙”,每年的正月初九为庙会正会,初八为头会,初十为末会,庙会上有拉洋片、杂技、跑旱船、舞狮等民俗表演活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们争相进庙还愿,甚至发生过踩踏致人死亡的事故。有些善男信女甚至一路磕头进庙烧香、还愿,并向庙内香炉投掷香火钱,以示

虔诚。此外,由于庙内石狮颇有灵性,故当地还流传着小孩认庙内石狮为“干爷”的习俗。

[参考文献]

- [1] (明)喻文伟,修.何仪纂.万历宿迁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
- [2] (清)张尚元,纂.蔡日劲修.康熙宿迁县志[M]//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4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 [3] (清)丁堂,修.臧鲁高,纂.嘉庆宿迁县志[M]//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4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464.
- [4] (民国)严型,冯煦,等.民国宿迁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8).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 [5] (清)清世宗,撰.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1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6] (清)李德溥,方俊谟,等.同治宿迁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141).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 [7] (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8] (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清通典[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6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32.
- [9] (清)乾隆十二年敕撰.大清会典则例[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62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33.
- [10] 清圣祖实录: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0.
- [11] 晁剑虹.幸存的康熙宿迁御文碑刻[C]//长江文化论丛:第9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224.
- [12] 李永乐,杜文娟.申遗视野下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及其旅游开发:以大运河江苏段为例[J].中国名城,2011(10):43.

(责任编辑:周腊生)

(下转第30页)

技能型人才评价标准,按照相应岗位的任职资格条件测评其职业能力,可采用面试、笔试、上机模拟操作、机器控制、答辩、项目情景测试等多种方式进行。

[参考文献]

[1] 刘志芳.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行动思考[R]. 中华职业教育社,2014.
[2] 雷世平,董仁忠. 就业准入制度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剖析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3(24):57-58.
[3] 金友鹏. 关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思考[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6):77-79.
[4] 郑君. 构建高技能人才的评价体系[J]. 神州,2012(9):25-26.

(责任编辑:魏文爽)

**Research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Badly – needed Skill – oriented Talents**
——Taking bench worker as an example

CHEN Ji – hong

(Hubei Polytechnic Institute, Xiaogan, Hubei 432000, China)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badly – needed skill – oriented talents is important for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Taking bench worker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badly – needed skill – oriented talents.
Key words: skill – oriented; badly – needed talents; evaluation system

(上接第 75 页)

Jinlong Sidawang Diffused Religion in Suqian Regio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 Meng – f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Suqian region is the intersection area of Yellow Rive and the Canal, which is restricted place of water transport and the river engineering project. It is also the extremely popular areas of Jinlong Sidawang diffused relig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evere harm of Yellow River flooding, busy water transport and frequent river engineering project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prevalence of Jinlong Sidawang diffused religion in Suqian region. The geographical particularity of Suqian region makes it become an important place for national worshipping Jinlong Sidawang of Qing Dynasty. Meanwhile, titles were constantly authorized to Suqian in Qing Dynasty. The temples of Jinlong Sidawang provided the places of worship for the country in Qing Dynasty, it also met the needs of worship for water transport army and people living in coastal canal. Worship ceremonies held in these temples also profoundly impacted people’s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uqian; water transport; river engineering project; Jinlong Sidawang Religion